

謝豐舟教授榮退紀念感言-- -文藝復興人

楊偉勛 臺灣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暨醫學系內科教授
兼臺灣大學發育生物學及再生醫學研究中心主任

時光飛逝，忽然之間，發育生物學與再生醫學研究中心已然成立一年有餘，除了陳泰然前副校長與鍾正明院士的愷切指導外，謝豐舟教授不容置疑地是本中心從播種、催生到接生的指標性人物，這一年來他也是和我們一同盡心盡力照顧呵護這個新生兒的重要工作夥伴。對此，我要致上無比的感謝，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他所付出的心力是利他而無償的。

謝教授的個性理想且浪漫，我是他的後輩，不了解其年輕時之行事作風，也不認識其家人，自然不知這種個性是出自於遺傳，或者是後天環境因素所致，謝教授已是第三代景福人(臺大醫學系校友)，後天環境應該是有讓他理想浪漫的本錢。不過依照今日遺傳學的主流思潮，這種個性大概是基因與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吧！因為他不管現實環境是否能夠輕易配合，也不計個人之毀譽得失，可以說是「一意孤行」地強力（強一己之力）推動許多事情（雖然大多是推別人動）。本校許多校級研究中心，就在他這種行事風格下成立了。他的行事作風與我一向所認知的「醫學系教授」迥然不同，自然他所獲得的評價，特別在醫學院，毀譽不一。但是我相信謝教授是不計較個人毀譽的，只要他心中認為是對的、該做的，就抱著「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來推動。而且在中心成立前後，幾乎所有的過程及活動，他也皆鮮少缺席，全程熱心參與。

我個人對謝教授的了解，和別人一樣都是片斷的，過去幾年來，曾在臨床所課務及內科部遺傳諮詢的議題與其意見相左，但因深知其用心良苦，也並不以為意。但是在其它的大方向上，我們也曾共同推動了「基因體醫學學程」，後來轉變為「基因體蛋白質體學程」，而才有今日的「臨床基因體研究所」（將來可能會改名為「基因體暨蛋白質體研究所」）。我們再加上了胡務亮教授、黃璉華教授及余家利教授（時任分醫所所長）等，也成立了分醫所內的遺傳諮詢在職碩士班，為我國遺傳諮詢人才培訓，開啟先河，造福罕見疾病病患及家屬。在這些工作上，都可以窺見謝教授及本校其他教授同仁，如何自發地為這個國家與社會的正向發展，默默無私地耕耘著。最近我們共同戮力的事，就是推動發育與再生中心的籌備與成立後的業務發展。

從這些片斷的認識中，我認為謝教授在主觀理念上是希望能體現「大學」（university）的價值，換言之，也就是要體現文藝復興（Renaissance）的精神：其一、要廣泛地學習；其二、要培養批判性的思考能力與實踐；其三、要終生學習。雖然謝教授認為這是通識教授（liberal education）的功能，但我認為在今日，即使是在碩博士班的教育中，這些精神也是不可或缺的。只要是「宇宙」（universe）的研究、學習者，都應該要有這種精神。其中有一點我要特別強調的是「實踐」（在以上的第二點中），我們過去在偽道德的士大夫文化洗禮下，往往只有在心中及口頭上充滿了理想，而鮮少起而行之（即使不是全部，也要部份實踐理想）；經常只有在心中、口頭批判社會之不義，而極少挺身而出，試圖改變現狀。我在謝教授的身上看到了口而言，起而行「實踐」精神。

謝教授曾經寫過，百年前「理想中的文藝復興人」應具備有下列能力：1、使用不同武器（尤其是用劍）保護自己；2、彈奏數種樂器；3、繪畫或創作其它類藝術品；4、對增進知識及科學，保持永遠的興趣；5、能進行關於哲學和倫理議題的辯論；6、是個純熟的作者和詩人。我相信謝教授自己也是努力往這個方向實踐，而鍾正明教授之所以與謝教授「氣味相投」，大致也因為他們都有幾分文藝復興人的特質吧！只是到目前為止，我還不太清楚他們保護自己時，使用什麼「合法」的武器！謝教授基於以上的理念，除了繪畫視覺藝術外，最近又在醫學院籌劃音樂會，成為其體現文藝復興精神的又一章，他也數次力邀我參加。然而今天的時空背景與數百年前文藝復興時期大不相同，而且知識的廣度與深度亦今非昔比，要如上述文藝復興人一樣，多才多藝，在塞滿速食文化的二十一世紀人中，恐怕已不多見。諸多因素所限，若不能全力投入其音樂活動，則要請其多多包涵了。實因素養不足，力有未逮。

然而文藝復興雖重視文藝與科學等，其背後重要的精神是人本主義(humanism)，利用文學、藝術、科學、哲學為手段，使人成為更理想的人。現代人因為知識爆炸、資訊充斥，實難保持五育並進，但是只要能掌握人本主義的精髓就可以了。日前，在招待下任國際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會理事長David F. Williams的晚宴上，羅清華副校長提及台灣大學學生應如何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的問題，大家的結論是英文語文能力只是國際化的工具，無論英語講的溜不溜，只要能用心欣賞(appreciate)世界各種人種、文化等的差異，並尊重(respect)之，不卑不亢，就能很自然大方地進行國際交流，這就是國際化。類比於此，所以在文藝復興中，各種藝文活動只是人本主義的工具而已，在文藝與科學的薰陶下，讓人能致力於追求真、善、美，避免成為偽善虛榮之人。

文藝復興讓西方文明進入現代時期(modern period)，社會上不只在藝文與科學上有大的變革，當時有宗教的革新(reformation)及印刷報(printing press)加速資訊傳播，新興國家(nation-state)形成等重大社會變革，也是極為重要的時代元素。因此文藝復興的人本精神絕不是自我囿限於大學學院內，而自外於國家社會。在這方面，我也可以輕易地感受到謝教授對於威權政治、威權文化的不滿，他對過去威權政治人物及當權者之批評是直接而毫不掩飾的。世界各國歷史悠久之大學，因仗義執言，批判當道，而被壓迫或停校者，不乏先例。不若部份學者，對學生大談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但卻甘心淪為威權政團的御用文人，言行不一，悖離常理，其中自然也不乏本校教授，實在不符大學與文藝復興的精神。我在此推崇謝教授義無反顧地，向成為一位文藝復興「人」的目標而努力，但我沒有吹捧他是「完人」，沒有缺點。通常一個人的缺點，在這種榮退感言的文章中是不適合大書特書的，在此放他一馬。也因為未臻至善，所以文藝復興人才須要「終生學習」、「終生研究」。我認為謝教授從台灣大學退休，只是從有形的大學教職退休，而在文藝復興人的大學中的教學、研究與學習成長，是永不止息的。我在此以後輩與追隨者的身份，敬祝他身心健康、頭腦清晰，文藝復興人的路，可以走的更長更久，而且享樂其中。



和謝豐舟教授攝於超音波辦公室